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費元震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八

元 朱公遷 撰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必亦反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匹亦反

天

生烝民其命匪諶

市林反或叶市隆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叶諸深反

或如字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

辟也烝衆謀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

也

此據理而正言蕩蕩二字本稱美之詞也

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

邪僻者何哉

此方怪之而為怨之之詞

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

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

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

也

此又探其亂亡之故

蓋始為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

者發明其理而正言之也

劉康公曰

輯錄熊剛大曰劉宋邑名康謚也康公定王同母弟所謂

王季子也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輯錄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天命之謂性也朱子曰此大本之中也只是恰好處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養之以福則命自我立而福自我致矣豈亂亡之足慮哉 韡錄

呂氏曰福本自有故曰養禍自外來故曰取王曰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

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謫矣又曰此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

善惟人不可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感而多邪辟也 ○增釋許氏曰此章言人之多辟非天命

之本然人自失其初爾以起後章之意

○文王曰咨咨女

汝音汝

殷商曾是彊禦

音侯

曾是掎克

是在位曾是在服

叶蒲反

天降惱

他刀反

德女與是力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

韡錄曹氏曰自

契始封商地在洛陽受命殷地在蒙今曰殷商并舉之也強禦暴虐之臣也培

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惱慢凶德之興起也力如力

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

所以嗟嘆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

天降惱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興起

此人而力為之耳天之生人不齊有善必有惡進退

用舍則係人君之賢否耳是天不可責而用小人者深可責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言

用暴虐聚斂之臣天降惱德指三四句女興是力指

五六句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流言

以對寇攘式內侯則慮侯祝周救靡屆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

侯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

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上章言強禦拮克此又專以強禦言蓋暴虐者必聚斂言

強禦則拮克在其中矣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為寇盜攘竊而

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暴虐之人取怨多矣而又說言無怨

以欺其上殘賊如此是以來怨謗之甚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而秉義類謂女以為善類而秉之者乃下

文強禦之類蓋心德不明以不義為義也流言者使
倭辨捷如水之流也末二句任用非人致民之怨謗

無所不至此與上
章皆用人之失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

白交反 休火交反

于中國

叶于反

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

無陪蒲回反無卿

賦也魚休氣健貌

暴虐之意也 輯錄謝氏曰以傲狠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狼魚

休之 斂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

昏亂之君是非顛 背後側傍陪貳也 輯錄謂副貳王 者則三公也

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君有明德

則能知人而官或任使矣德既昏昧則舉枉錯直國之空虛無怪也○增釋許氏曰此章言尚氣陵物不

知脩德而惡人以類而聚下章沈酒於酒此兩章皆修己之失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善酒面爾以酒不義從式

史叶式反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反式號式呼火故反俾晝作

夜叶羊茹反

賦也酒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酒於酒

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不義與上章義類相反即小人也酒於酒則昏於德不知

其為惡類而任之矣止容止也釋錄嚴氏曰爾之容止既自取慙過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

叫號謹呼使畫作夜荒亂甚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蟬音唐如沸如羹叶盧小

大近喪息浪反叶平聲人尚乎由行叶戶反內奘皮器反于中國覃

及鬼方

賦也音條蟬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

大者幾於喪亡矣小大指政事言即所謂蜩蟬涕羹者尚且由此而行

不知變也此人字斥厲王與其用事之臣也奘怒覃延也鬼方遠夷

之國也

輯錄胡庭芳曰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白奴魏曰突厥見唐高祖紀其實一

國而異其名也

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增釋許氏曰此章言政事亂下章言

棄舊典此兩章皆為政之失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

叶上反殷不用舊叶巨

反己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湯經反大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

以先王之良法言曰舊政以萬世之

常法言曰典刑循守典刑即是用舊而上章之亂政不行矣輯錄謝氏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悔老成人盤庚所

以興也曰汝惟商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黎老播桑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者舊俊在厥服

平王所以東遷也

○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

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天命傾覆

而不可救也

匪上帝不時則非天命不可信也傾大命者有其故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

紀竭去例二反枝

葉未有害

詐曷暇慈二反

本實先撥

蒲末反叶方吠筆烈二反

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

叶始制私列二反

賦也顛沛

貝音

仆拔

皮八本末二反

也揭本根蹶

音

起之貌撥

猶絕也鑿視也夏后桀也

增釋許氏曰孟子註夏禹

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

受禪於君故夏稱后

○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

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

根本之實

指國家天命言

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

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

此爾

此亦以天為根本之實也

殷鑒在夏蓋為文王嘆紂之辭然

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輯錄歐陽氏曰非獨周之監殷殷之監夏后之興者當又

鑿厲王也○增釋此章言君自絕於天則必亡之非以終首章之意○此詩賦體而未嘗一及當時之事皆以殷紂言之謂之比亦可也

蕩八章章八句

首章言其戕敗天命以致亂總言之也二章三章以任小人斂

民怨為戕敗天命之故四章以自昏其德為任用小人之故五章又以沈酗酒為德自昏之故則以漸推本而言之也六章言亂政斂怨之極則申二章三章之意七章言廢棄舊章不遵常法以傾大命則承六章之意而又結首章之意八章言其自戕自伐則又承七章之意而重結首章之意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叶集反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

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

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

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

道行於身如色溫貌恭之類心平者言其

用心均平無處不然凡形於身者皆致意也

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

有廉隅也

輯錄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觀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彭氏曰惟德

之隅蓋有諸中必形於外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觀曾子所言正顏色動容貌孟子所言見於面盎於

背是也

哲知庶衆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

日誦於其側以自警

輯錄履氏曰詩皆自警之言脩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

學相表裏

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

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

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

有是疾

古者民有三疾與此義同

不足為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

常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

下孟反

四國順之訖

况于反

謨定命遠猶辰告

叶古得反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

覺者明顯之義不回邪狹小則明且顯也 訂大謨

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

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圖謂不為一時之

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

也

訂謨定命遠猶辰告治人之事也敬慎威儀治己之事也皆所以盡君人之道也

則法也

○言天地之性人為貴

辨錄性生也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質也

故能盡

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方皆順從之

此威德自然之效君道之標格也

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

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

此五事乃君道之當然必如此然後可為

民法也於此勉之則盡人道覺德行可至而順之訓之亦將不期而然矣辨隸解頤曰人君必大其謀而後可以定其命必遠其圖而後可以時其告諫之訂猶之遠此自綱領上說所以立一代之規模者也命之定告之辰此自號令上說所以為一時之政事者也此戒其加於人者不可不審諸已也放慎者戒懼之存乎中威儀者禪光之著乎外威而能敬儀而能慎則容止必可觀進退必可度而斯民無不畏而愛之則而有象之此勉其惜於已者必有以示於人也

○其在乎今

經叶音

興迷亂于政

征叶音

顛覆厥德荒湛

都南

同反下于酒

小叶反

女音雖湛樂

洛音從弗念厥紹

市沼反

罔敷

求先王克共

九勇反

明刑

叶胡光反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興尚也

尚者尊尚之意

言其所行以此為先也

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後凡

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

也紹謂所承之緒也

前人功績謂之緒

敷求先王廣求先王

所行之道也

增釋吳師道曰敷求先王其亦習聞武王告康叔之語乎

共執刑法

也迷亂于政承謨命猶告言顯覆厥德承敬慎威儀言凡所以亂政敗德者以荒湛于酒故也湛樂難

可從也得不思念所承之緒之重乎今乃不法先王不守明法則湛樂之甚而厥緒危矣反承反說而為

切責之
詞也

○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

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哺亡反用戒戎

作用邊他歷反蠻方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尚則尊崇之矣弗尚則厭而棄之矣淪陷胥相章

表戒備戎兵作起邊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

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

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

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訐謨定命遠猶

辰告者於此見矣

以港樂如彼則必為天所厭棄矣所以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

皆當備飭不可一事之不至也此又先致傲懼之詞後致救告之詞以申訐謨定命遠猶辰告兩句之意輯鍊解頤曰夙興夜寐備身之事也洒埽庭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脩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為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備弓天戎兵所以防患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於大而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以為訐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叶元反

慎爾出話敬爾

威儀

叶牛何反

無不柔嘉

叶居何反

白圭之玷

丁革反

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

叶吾木反也

賦也質成也定也

曰成曰定皆安靜之意也

侯度諸侯所守之法

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

防意外之患矣

輯錄蘇氏曰苟失其民心慢其侯度則將有不虞之禍起

又當謹

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鑿

良璩反

使平言語一失

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

贊人民謹侯度戒不虞即上章之無所不備也治人之事

則備矣而治已之事尤不可慢故以慎爾出話為敬威儀之本此又專為教告之詞以申訏謏定命以下

四句之意也 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

子妻

去聲之 此又推之以為學者之法 輯錄黃勉齋曰 三復謂每誦至此再三反復以識之 非謂

一次三復亦非謂只一日三次誦之也

○無易

以鼓反

由言無曰苟矣

此二句不用韻

莫捫朕舌言不

可逝

叶音折 與舌叶

矣無言不讎

叶市反

無德不報

叶蒲反

惠于朋

友

叶羽反

庶民小子

叶獎反

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 ○言不可輕易其

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

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

不可易不可苟不可放丁寧之詞不一者謹言之功夫固

當嚴為之防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

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

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朋友羣臣也小子凡後生子弟皆是也國君言語國

中之人禍福繫焉能謹其言則人皆蒙其德惠矣是以天命佑之而子孫繩繩人心歸之而萬民靡不承也謹言之效其大如此○自此以下專申敬慎威儀一句之意而此章正接慎爾出語言

○視爾友君子輯

音集

柔爾顏

叶魚反

不遐有愆相

息亮反

在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

叶剛反

思不可度

待洛反

思矧可射

音亦叶代灼反

思

賦也輯和也避何通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

隅也覲見也格至度測矧况也射敦通厭也○言視

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

和柔者不暴慢也

其戒懼

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

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

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

子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

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

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

聞也

地在故敬無往而鬼神之神無隱顯鬼神無往而不

此蓋恐其於顯明之地用功而幽隱之地有間則不免乎色莊也故極言之

子思子曰君

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用功之密如此輯錄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

言動而後

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用功不

者以此輯錄此自鬼神之神之體物而言也微與誠對顯與不可揜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

此正心誠意之極功

極功者言其功夫至到而無以加也輯錄不道有愆是能慎獨

而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叶居反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何反

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

角實虹戶公反小子叶樊里反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輯錄解頤曰不

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同潰亂也

輯錄字書同○既戒以脩德之事而又言為德而人法

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

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瀆亂汝而已

豈可得哉

既言功夫之當然又設詞以見效驗之必然又設詞以見妄說之必不然反覆言之

以明功夫不可誣也而效驗不可誣也

○苳

而甚反

染

而漸反

柔木言緡之絲

叶新反

温温恭人維德

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與言叶

其維愚人覆

謂我僭

叶七反

民各有心

興也苳染柔貌柔木柔忍

音木以興温恭二者皆見柔美

為可緡綸也被之綸以為弓也

輯錄謝氏曰柔和之木可矯揉而為弓溫

恭之人可積累而成德解頤曰基者堂宇之所由以立溫恭者亦德之所由以成也 話言古之

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

愚智相越之遠也

此章專以溫恭言又以丁寧致意於敬之一字也自其維哲人以下

至終篇皆告以不可不聽話言之意

○於音烏乎音呼小子音葉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

事叶上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同上民

之靡盈誰風知而莫音慕成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

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

韓錄輔氏曰武公老矣而使人

謂其小子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言示之事諭之明也言提其耳告之切也告之者既明且切則宜有警矣而猶不知覺何哉借曰未有知識則亦既抱子矣况耄期之年乎則是宜有警也

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

者乎

謙受益

○昊天孔昭

叶音灼

我生靡樂

音洛

視爾夢夢

莫公反

我心慘

慘

當作慄七到
反叶七各反誨爾諄諄

之純

聽我藐藐

美角反

匪用為

教

叶入聲

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叶音莫

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

輯錄輔氏曰言吳天甚明其知我生

之靡樂也其所以靡樂者即下文所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也諄諄詳熟也藐藐忽

略貌

輯錄人不知自脩則以忠教為見虐者多矣

耄老也八十九曰耄

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於乎小子

見上章

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叶虎反

天方艱難曰喪

息浪反

厥國

叶于通反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

他得

反回適于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忒差適
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
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
乃回適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回
其德敬之反也○自十章至此教告諄切大意皆同
然十章其詞婉所以誨之也十一章其詞厲所以責
之也十二章其詞危所以懼
之也愈言之而意愈深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

東陽許文懿曰武公卒於平王之十三年則此詩乃平王時詩未可以東遷雅亡之說斷

之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
上聲士

師長大夫也
士衆士也
苟在朝音者無謂我老耄而舍

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音賁

之規旅賁衛士規諫也輯錄夏官旅賁氏
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

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

倚几有誦訓之諫倚憑也工師所誦以諫者書之几輯錄地官誦訓主

訓說四方之事

居寢有執音御之箴

替御近臣也

臨事有

替史之道

事我祀也替樂師史太史道言也

宴居有師工之

誦師工皆樂官也

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進御

也

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

武公

韋錄真氏曰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

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

韋錄

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包學韓者也武公行年九十有五

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聲於其側然則序

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首章專以威儀言二章以聖賢能事為標準政

事威儀為實功三章又以迷亂政事顯覆威儀為戒四章則專言政事五章雖及政事而歸重於威儀六章既言敬威儀之功又言敬威儀之效七章主於威儀而發持敬之極功八章又言威儀當敬而不可慢也如此九章以後反覆告戒專在威儀既以溫溫恭人正言之又以回適其德反結之然則威儀政事皆所當謹而威儀為最重用功之道則持敬為最切故篇中不愧屋漏一語乃其要之要也○增釋許氏曰武公之詩見於經者三淇澳人頌之辭亦以盡力於學問而成其德也賓之初筵抑則其自作也皆有戒醉酒謹

威儀慎言語之意豈武公少年之失在此乎
及聞君子之言幡然悔悟而自勅故晚年自
為歲戒之辭必惓惓於此矣謂之
審聖武公是真有不可及者也

苑

音講

彼桑柔

與劉憂叶篇
內多放此

其下侯甸掎

力活反

采其劉瘼

莫

音此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初亮反

兄

與悅同

填

舊說古
塵字

兮倬彼

昊天

叶鐵反

寧不我矜

比也苑茂句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音創悅音况同悲

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

瘼音顛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

然今姑闕之○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

亦曰為良夫之詩

文公元年輯錄疏芮伯周同姓國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

西都之畿內也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

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

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

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

其陰而受其病

輯錄輔氏曰首二句比周之盛時仁覆天下也次二句比厲王殘虐害及

天下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

號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旗旒有翩

叶批賓反

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叶彌鄰反

民靡有黎具禍以燼

叶咨反

於烏乎

叶音呼

有哀

叶音依

國步斯

頻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

辨錄輔氏曰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

步猶運也頻急蹙也

厲王

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

兩叶于反

靡所止疑

魚之反叶如字

云徂何

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兩叶其反

誰生厲階

叶居反

至今為梗

古杏反叶
古黨反

賦也蔑減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

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作階東疑立鄉飲酒亦有此文又士昏禮婦疑立於席之西輯錄注疑立

正立自定之貌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也○言國將危亡

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

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

輯錄解順曰無爭者君子之所以已

亂好爭者小人之所以生亂

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憂心慙慙念我王宇我生不辰逢天憊

都但反

怒

叶暖反

自西徂東

叶音丁

靡所定處多我覲瘠

武中反

孔棘我圍

賦也土鄉宇居辰時憊厚覲見瘠病

輯錄瘠當易彌隣反

棘急

圍邊也或曰禦也

輯錄鄭氏曰禦寇之事也

多矣我之見病也急

矣我之在邊也

○為謀為毖

叶音必

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倣載胥及溺

叶奴學反

賦也。愆慎况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

輯錄李迂仲曰爵自

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淫破義則失其序矣曹氏曰外之公侯伯

子男內之公卿大夫士皆爵也。○增釋 執熟手持熟

物也。輯錄逝語詞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

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

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熟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

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

陷溺而已

一章自為悲悶之詞二章三章四章述征役者之怨詞亂亦甚矣此章又為忠告之

詞而救之以已亂是
則詩人之忠厚也

○如彼遡風叶乎音反亦孔之僂音愛民有肅心筭音耕反云不

逮好呼報反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遡鄉音向僂邑音入聲氣不舒也肅進筭使也○蘇氏曰

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邑而不能息雖
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
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
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

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

反息浪

亂滅我立王降此姦賊稼穡卒瘁

羊音哀

恫

音通

中國具贅

反之芮

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其俱也贅屬音炳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

綴旒然與此贅同

旒瘤同附肉之懸者緝錄見公羊傳襄公十六年

卒盡荒

虛也旅與贅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

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姦賊則我

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

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

上章憂亂而退為家食此章災禍並

起而退無可食則皆自痛之詞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

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厲王流彘二相周召以太子靖幼共理國事故

曰共和又蘇氏古史云厲王流彘國無主有賢諸侯曰共伯和諸侯宗之因名其年曰共和輔氏曰此謂滅我立王則為共和以後矣然又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則非追判之語也故朱子疑之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

叶側姜反

衷心宣猶考慎其相

息亮反叶

平聲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

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

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之

考者

辨之明慎者用之謹

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

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

所謂惡而好自用也

所以使民眩惑至

於狂亂也

上之人顛倒是非則民之惑亂無怪矣人君有賢否故用舍有得失今王不為忠

君而為不順也至此而序爵之云不可誨矣

○瞻彼中林

姓姓所中反

其鹿朋友已諧

子念反叶于林反

不胥

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興也姓姓衆多並行之貌

衆多並行則有諧不信也同類和轉之意

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諧不能相善曾鹿之不

如也

如此以人不
如物起興

○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

皆窮也

無明君則人道廢故俗惡如此○上章舉措
失宜而民無以定其志此章譏諧為害而已

無所容其身上下俱可怨
而實皆怨其上之詞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

叶巨
已反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

辨鍊炳明也幾平
聲幾微兆朕也

所視而言者

無遠而不察

前知如此
蓋如此

神 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

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

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前章言上下胥而為惡如
此則危亡著矣又無知幾

識微之士而皆安危利害之人使能言
者不敢言之則禍將至而不可救矣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

叶徒沃反

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方六反

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

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

之其所顧念重複而巳者乃忍心不仁之人前有

肺腸是不智也此云忍心顧復則同惡相濟而不仁甚矣序爵之云又何誨哉韓錄解頤曰良人者國之

實也則棄之而如遺忍心者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

亂而安為荼毒也

小人在位以忍心倡之則民以忍心行貪毒也○上章智愚異見而

已難盡其忠此章舉措失宜而民皆肆其惡是亦怨其上之詞也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垢

古口反叶居六反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

行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

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也

此以人物各有趨向為興君子所行者善道小人之行隱暗汙穢而已後章民之罔極以下皆見其隱暗行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

叶蒲寐反

興也敗類猶言圮

音族也

鞞鍊堯典蔡氏曰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

物也王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

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

無可與語故自誦其言耳

誦言猶云獨語也

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

任小人而不聽善言舍君子而不見信用是使我憂之甚也悖耗即是如醉疊言之爾

輯錄輔氏曰上章以上兩句興下四句此章則以上一句興下一句耳大風則有隧矣貪人則敗類矣聽言則對四句集

傳以為一串說都載在下句我字上

厲王說

音悅榮夷公輯錄韋昭曰榮國名

芮良

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

音扶榮公好聲

專利而不備大

難去聲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

其害多矣

出外傳周語

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

平聲芮良

伯之憂非一日矣

上言善惡異趨而可辨此言舉措失宜而可怨則又自知之明而無

所控告之詞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叶胡郭反

既之陰

于鴉反

女

汝音

反于來赫

叶黑各反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鞞錄飛蟲飛鳥弋獲射中也

言己之所

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

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

欲使之改惡為善轉禍為福耳

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也

所謂朋友也此特以其同僚

共事耳本即小人之徒也苟為張子曰既往密告於

同類之君子則豈反乎來赫乎

如字赫本亦作赫音赫莊

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如字赫本亦作赫音赫莊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回適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

疑鄭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適邪僻

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

為直諒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

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

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惑之也

道民以惡貽民
以禍莫非小人

之為也此其
所以致亂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雖曰

匪予既作爾歌

叶韻
未詳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
蓋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

工為惡言以詈君子

言之信則非小人言之諧則謗君子

是其色厲內

荏

音稔

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

音問

飾以為

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

明不可揜覆

去聲也

自十四章至此又皆託為僚友相告之詞然始則嗟嘆而責之其詞

正中則數其罪而斥之其詞屬終則暴其情狀而究言之其詞決蓋斥其先用者而用之者之罪可見也

桑桑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呂氏曰此詩本

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道屢致意焉 意馬意按呂氏之說甚得詩意然五章言告

爾憂恤誨爾序濟規之也八章言自獨伴賦自有肺腸怪之也十一章言維彼忍心是顧

是復則責之甚也。十三章言匪用其良履伴我悖則怨之深也。至最後三章不及於王而惟推見小人之心術則怨王之意不可勝道矣。夫以忍心不順之徒貪婪反復寇盜之輩充斥在朝如此欲免於亂得乎。又按此詩十六章義最煩劇。今既畧疏章旨於傳文之下但一篇之意必合而觀之然後可通。蓋首章為遭亂呼天之詞。二章三章四章述征役者之怨詞。五章教以用賢救亂則為陳善納誨之詞。六章則任進不如力農。七章則在朝在野同一禍患。八章則怨王之不智而不能用賢以致民人之惑。九章則怨友之不信而不能相善以致善人之困。十章言愚人不知禍幾而忠言不敢進。十一章言棄賢用盜而不仁。誨其民。十二章言君子小人趨向之異。十三章又深怨王之用小人。十四章至十六

章又反覆以責小人而見用小人者為可深
怨也 小雅正月大雅桑柔皆詩人深悲甚

痛之詞故言之長也如此然彼多
憂懼此多哀怨則有不容不辨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鉄反王曰於音乎音何辜今之人

天降喪息浪反亂饑饉薦在旬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

經反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他丁反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

輯錄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者水
之精而兩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故閔
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
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

也之度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

則索鬼神而祭之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一曰索鬼神言求廢

祀而脩

圭璧禮神之玉也

輯錄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

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言圭璧總稱卒盡輯錄

羅氏曰牲用不可盡故言無寧猶何也○舊說以為

宣王承厲王之烈烈暴虐也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去聲欲銷去去聲之天下喜於王化復去聲行百姓

見憂

側反側而不安也見憂謂見被憂矜也

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

鍊

箋仍叔周大夫

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

之詞如此也

此章閔下民之遭禍傷禱祀之無應而致呼天之意也

○早既大

音泰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叶力反耗斃

丁故反下土

寧丁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

韜鍊曹氏曰蘊者陽氣之蓄積也隆者陽

氣之驕亢也蟲蟲者鬱積驕亢之氣熏炙而病

殄絕也郊祀天地也

言郊則社在其

中故曰祀天地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於計其

物孔氏曰奠置之於地瘞埋之於土酒食牲玉之屬皆然輯錄漢氏曰祭畢凡幣帛祝冊之屬燎而瘞

之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

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稷即帝帝即稷皆郊祀也數敗下

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數下

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上章靡神不舉言其際也此則首以禮祀總言

之繼又詳數郊宮奠瘞之實又以靡神不宗結之則天神地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徧矣此章又傷禱

祀之無應閔下民之遭禍而所以呼天者尤切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

吐雷反

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

黎民靡有不遺

叶夷回反下同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

先祖于摧

在雷反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

甚也予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

承厲王之亂也

周之

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

輯錄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

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詞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不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朱子曰若但

以其詞而已則如雲漢之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志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

道民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也

韓錄民無遺君安得

獨存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此亦承憂民之意言

之既憂於民又憂於己又憂先祖之祭祀則其恐懼不得不然矣

此章又即人即己憂懼不一而所以

呼天者愈迫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

在呂反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

叶果五反

羣公先王則不我助

叶牀所反

父母先

祖胡寧忍予

叶演女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

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

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

註云：此謂古之上公以下，句龍后稷之類，輯錄疏正長也。先世為官之長，陳氏曰：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於群公先正，但言其不見

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

也。此承則不我遺之意，謂天不我佑，無所望矣。故轉而望於羣公先正及父母先祖如此，而其分有親

疎故所望有輕重也。

○旱既大甚，滌滌

徒歷反。

山川

叶樞倫反。

旱魃

蒲末反。

為虐如悛

談音如焚叶符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

勻叶微反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反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黷旱神

也快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

使我得逃遯而去也羣公先正則不我聞蓋又甚於不助矣故又反而怨天謂何以

不肯使我避賢去位也此二章又反憂於已而轉旋號呼所以哀怨求救者不一也

○旱既大甚黷勉畏去胡寧瘖都田我以旱惜七不知

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元反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滬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瘥病憺曾也。祈年孟春

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

出月令註云天宗日月星

辰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待洛反悔恨也。言天

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此承遯去之意而言欲去又不可去也。其進退維谷甚矣。故又追念向者祈年方社如此而冀天之佑已

也。○此章又憂禍患之丁已思祭祀之無缺以致呼天之意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

居六反

哉庶正疚哉冢宰

叶樊里反

趣

七口反

馬師氏膳夫左右

叶羽反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

印

音仰

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

凶年離散無所維繫鞫

窮也庶正衆官之長

上聲下同也見雨無正註

疚病也冢宰又

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

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

輯錄孔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

取穀一熟也謂此歲凶於此年之穀不成熟也

則趣馬不秣

不以粟食馬

師氏弛

其兵

師氏掌近王之兵故可弛

馳道不除

王之馳道不治輯錄不掃除也

祭事不

縣不懸

膳夫徹膳

王減膳不供太牢

左右布而不脩

諸臣布列於位

不令有所脩造

大夫不食梁

梁美士飲酒不樂

飲酒用樂則過於樂而侈

揖錄歲凶以下本毛傳與禮記曲禮語同

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

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

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

前漢李布贊云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

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爾

聊賴之意也

此章又言羣臣之竭誠救早如此以

致呼天之意也

○瞻印昊天有嘒

呼患反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

音格無羸

音盈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

于偽反

我以戾庶正

叶諸反

印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

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

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

此即上章之事

雖今死亡將近

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固

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

民安而後庶官定

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

乎此章又勉羣臣之意也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

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

七章八章意謂天不念我之憂旱盍念羣臣之救旱以致

願望之意也夫以宣王之懼災如此而其羣臣又能以王之心為心君臣上下可謂知恤矣周之中興豈

哉
偶然

雲漢八章章十句

輯錄呂東萊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

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解頤曰余讀雲漢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

誠有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

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脩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

而無愧皆自雲漢一念之烈而基之也增
釋許氏曰一章總言天旱人窮索祭鬼神而
無應二章言其詳而欲引災歸己若成湯自
責三章言民困之極恐墮先王之業謂自厲
王之亂周民已少而遺民今又將盡四章祈
望於祖禰先正五章欲避位逃禍而不可得
六章責事神之或失七章君臣救災之勤八
章勸平其臣以終之總而言之宣王過災憂
懼始祈於外神次祈於宗廟既而無驗則自
揆事神之誠或未至誠既盡則又盡人事以
聽天命也其恐懼脩省之意仁愛惻怛之誠
反覆淫溢於言辭之間宣王之所以賢仍叔
之善於知德立
言皆可見矣

崧息

反

高維嶽

駿

峻

極于天

因

反

維嶽

降神

生甫

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叶胡干反

四國于蕃

叶分遠反

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

去聲

北恒是也

衡山古南岳也或云黃帝以濬霍二山為之剏或云霍即衡之別名或云漢武以衡

山遼遠而移其神於此

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

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

當從前說

申

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

韓辣李迂仲曰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

翰

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

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

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

輯錄謝氏曰有非常之山斯有非常之神氣有非常之神氣斯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人才斯有非常

之功

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

姜氏出神農

為唐虞四嶽總

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嶽神享之故

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

嶽山

高大而神靈和氣儲蓄深厚故鍾為二賢前後迭出功相比業相齊其生也有自來其出也有所為非偶然也推賢者以配古人其敬重如此此章言其生稟之異而才無不具也

○ 豐豐申伯王纘

祖管反

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叶失反

王命召伯叶通莫反定申伯之宅

叶連各反

登是南邦

叶卜功反

世執

其功

賦也疊疊強

上聲

勉之貌

輯錄朱子曰與

疊文王者異矣

續

繼也使

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

陽縣

孔氏曰先是申國本近謝今命為州牧故改邑於謝

周之南土也式使諸

侯以為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

王肅謂召穆公為宣王司空司空掌營國

邑故

命之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

此章言申伯封謝之由天子城謝之意也申伯以諸侯入為卿士疊疊事王王嘉其勤復使續其先世諸

侯之事改大其邑命為方伯而南方諸侯皆法之故使召伯定其宅成其城庶幾申伯以貽子孫也盡尊崇之道致悠久之規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禮意無加於此矣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康公已掌是職矣韓錄通釋曰如或說則此章前四句述王彘封申伯之事後四句述王命虢公為申伯定邑居常守康公之職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反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田叶地反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體勢不重則不足以鎮南

服故因謝邑民居稠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

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

私人家人遣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

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命諸侯之

家臣此其例也○此章又述天子城謝之意而見其

命事為甚詳也王欲使申伯為法於南國之諸侯故

因謝邑民人之眾而使居之且命召伯徹土田以足

其所以厚申伯者如此輯錄漢東平王蒼來朝歸帝

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今送列侯印十九枚
諸王子年五歲以上
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

藐藐王錫申伯

各叶通反

四牡騶騶

渠畧反

鈞膺濯濯

賦也倣始作也藐藐深貌

君子營宮室宗廟為先專舉廢廟致重也

騶騶

壯貌

輯錄鈞膺見采芑

濯濯光明貌

營謝既畢則錫命以造之此竣事臨遣之時而

備送往之禮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

純攄反

馬

叶滿補反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叶音補

往近

鄭音記按說文從走從元今從斤誤

王舅

南土是保

叶音保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

封大也

近辭也

此臨遣之時而述王命之

之詞也。○南國是式德足以為矜式也。南土是保才足以為屏蔽也。申伯之承重任如此。

○申伯信邁王餞

淺賤反

于郟

芒悲反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

直理反

其糗

音張式過反

其

行

叶戶郎反

賦也。郟在今鳳翔府郟縣

鞏隸今陝西

在鎬京之西岐周

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郟也

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

音朔

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

謝于誠歸者誠歸于謝也語倒如此

峙積糗糧糧邁速也召伯之營謝也

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餼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去

聲耕錄何伯善曰周禮註牢米薪芻增釋許氏曰地官道人凡會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

野之道十里有廩廩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

路室有委積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註疏倉人主穀廩人主米計是國用故能使申伯無留行

也此則啓行之時也方行則有錢送之誠在道則有供億之備送往之禮備矣○上言徹土田是井也

田以授民人此言徹土疆則取井田什一之賦以為餼糧而供一時之用耳

○申伯番番音波叶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

喜戎有良翰叶胡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反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

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

謝邑之人亦周

人耳有良翰者有賢諸侯以為依也

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

伯為法也

前不言南土是式矣此曰文武是憲而先之以不顯者所以指言其德而探其本也

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為法也

此章豫言其入謝之時民人喜有所

依諸侯皆得有所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

汝又反

此萬邦聞問于四國

于叶

反逼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柔惠而不直則或流於邪媚矣此臣操治也吉

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詞也碩大風聲

述於言為詩歌於工為誦其聲足以感人則為風肆遂也此章言其美德全而治聲著見已之

詩不容不作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輯錄語錄問崧高烝民二詩皆是道大臣出為諸侯築城

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攘

胡庭芳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

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增釋許氏曰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揅此萬邦

見其功也南國是式式是南邦
惠且直聞于四國見其賢也○一章神生申

伯所以輔周二章定封于謝三章先正經界
而後遷民四章有城郭宮室而後錫命五章

道申伯之國六章祖餞委積之勤七章
豫誦民之喜其來八章頌其德以送之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音好好呼報是懿德天監

有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後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彛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

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輯錄疏食采於樊在東都畿內○宣王命樊

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

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

輯錄所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也

蓋自百骸

九竅

反苦吊

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

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

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

凡有一物必有一理固不止是

教事也故以如此之類言之

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

此美德者

則與彘是性好此懿德是情性本善故情好善

而況天之監視有

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

明德在下而感格于天也

故保佑之

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聚其秀氣

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天之生人已均善而無惡

矣况為國生賢則又有不同也觀以下諸章所述可見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

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

也故好是懿德輯錄蔡覺軒曰天命所賦謂之則人性所稟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

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而孟

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指深矣讀者其致思焉可見

吉甫深知情性之德而能言之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叶韻若
賦未詳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

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

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

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

之德

輔氏曰柔嘉即所謂柔善過其則則入於惡矣
令儀令色柔嘉之發於外也小心翼翼柔嘉之

存於中也古訓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力進脩之不忘也其措之事業則上以承順乎天子下以宣布於諸侯是皆柔嘉之德為之也愚謂表裏柔嘉其德美矣而又加學力以益致其美以此承順於君宜得人君之任使也韓絳解頤曰令儀令色以下四者體之所以立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則用之所以行也惟其為用之所以行所以亦可謂之德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音壁無韻未詳

績戎祖考王躬是保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叶方月反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

出記

保傳篇保

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

安守也

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

承命而達之於

下行事而復之於君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

出納王命而為

王之喉舌賦政於外而使四方應之皆天子期之之意也

○東萊呂氏曰仲山甫

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

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式百辟保王躬必盛

德而後能出納王命而賦其政則非剽煩治劇之才不可當此任也是故朝廷衆職不以分命於羣臣而以專命於山甫則具才全德備可見矣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

音

仲山甫明

叶諫郎反

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佳貴反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

奉行即上章承而布之之謂

若順也順

否猶臧否也

邦國諸侯之國也知其善而益以王命獎勸之知其不善而必申王命以戒飭

之同此王命而施之下國各審其所宜所謂明若否也

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

事

明於理者其心於理無所蔽察於事則又隨事究其纖悉而表裏皆無毫髮之或遺矣

保身

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臣盡

道臻治功則享安榮以終其身矣韓錄朱子曰只是上文四句所云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

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

如此解怠也一人天子也上承王命而又下察風化之珠必委曲以從俗也

悉治道而又力察理勢之宜必純全以處已也自重
遺體而又知委身事君之義必勤勞以盡職也蓋謹
於將命者或不宜於下國詳於賦政者或反忽於吾
身一意守身者又或不知盡力於王事也惟山甫曲
全之蓋前章王所以命山甫者不一而足此章山
甫所以盡臣道者亦不一而足也故其相屬如此

○人亦有言柔則茹忍與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

不如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寡叶果不畏彊禦五反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易處之事不敢

或憚是不茹柔吐剛者也○不如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

強禦

不茹不吐總以處事言不侮不畏專以待人言茹柔吐剛斯為柔惡不茹柔不吐剛則其德中

正不因物而有偏宜無陵弱畏強之事矣常人徇勢以立言賢者循理以行事故用此美之以發柔嘉之

義也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

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和而不流即柔嘉之德正而有守即保身之道

○人亦有言德輶

羊久反

如毛民

鮮息淺反

克舉之戎儀圖

叶丁反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叶牀反

之袞職有闕維仲

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

劉氏曰駟馱曰輶車者亦取儀度徒洛圖其馳逐之輕故輶有輕之義

謀也衮職王職也天子龍衮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衮

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反以鼓舉然人莫

能舉也

舉者以身體之也舉其德者似易而實難有是德而不能體之於已則物自物而則自則

矣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

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彛好

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

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輔氏曰德者人之所固有自一身言

之隨用而足舉之甚易但人為氣稟所昏物欲所累非知至意誠者莫能舉也愚謂自本然之理言之則

人情莫不好此懿德自氣質之稟言之則有能舉不能舉之異觀令儀令色以下數語則山甫之能舉其德可見矣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

大人然後能格

也正

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

能補君之闕者也

輔氏曰舉在我之德補在君之闕非強力者不能至是而山甫之德

又不可獨以柔稱矣愚謂舉德所以申二章之意補闕所以申三章四章之意德業俱盛此章備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

在接反

每懷靡及

極叶

染反

四牡彭彭

叶鋪反

八鸞鏘鏘

七羊反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

方

賦也祖行祭也

曹氏曰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飲焉昔黃帝之子縶祖好遠遊而

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輶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

業業健貌

捷捷疾貌

出祖之時車馬僕從備矣而山甫有汲汲事君之心若不可以速行也

東方

齊也

車馬既戒行矣以王命城齊則不可留矣

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

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

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

輯錄羅氏曰齊

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正義薄姑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營丘

臨菑見齊風

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

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增釋許氏曰三言四牲者先四

句惟言車馬征夫之盛而未行次四句言彭彭鏘鏘則往於齊也下四句則道其歸時之盛也

○四牡騤騤

求龜反

八鸞喈喈

音皆叶居美反

仲山甫徂齊式邁

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叶字反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邁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

車馬既啓行矣無他吉焉式邁其歸

而已邁其歸則庶有以寬其靡及之心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

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

與每懷靡及相應

故以此

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

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邁歸所以安其

心也

此二章言山甫如齊而已所以作詩之故

烝民八章章八句

一章二章言天生山甫而山甫能全其德三章四章言王

命山甫而山甫能盡其職五章言其能全此德以待物六章言其能全此德以事君七章

八章則言其遠行而有靡及永懷之心是故作詩以慰之也○申伯仲山甫皆宣王之賢

臣也嶽降神天監周其生稟也同柔惠且直柔嘉維則其有德也又同文武是憲式是百

辟其為人所取法也又同然學問進脩保王躬補王闕道全而德備任大而責重無或少

歎則尤見山甫之為賢尚論二臣者所當知也○增釋許氏曰烝民之詩反覆讚詠雖兼職業事功言之大半主於德爾八章之間凡言仲山甫者十有二於以見惓惓尊慕之意蓋詩人之情與作詩之體於所愛者則喜其名而道之故出車之於南仲采芑之於方叔六月之於吉甫江漢之於召公崧高之於申伯韓奕之於韓侯皆屢言之然則尹吉甫可謂知德而善言德行者歟此宣王之所以中興者得賢才之多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

下與考叶

韓侯受命王親命

之績戎祖考

上與道叶

無廢朕命夙夜匪解

音懈叶訖力反

虔共爾

位朕命不易榦

古旦反

不庭方以佐戎辟

音壁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

韓錄

今隸陝西西安府

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

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

未受封爵

故以士服見

續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

也虔敬易改幹正也

韓錄箋作楨幹而正之也

不庭方不來庭之

國辟君也此又戒之以脩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

立來朝

韓錄將言韓侯而先言其國有高大之梁山禹嘗治之其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

以朝也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為尹

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自熱廢朕

命以下皆述王戒之之詞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箄篚錯衡叶戶郎反玄衮赤舄鈎膺鏤

音錫羊音韜反苦邪韜反苦弘淺懷莫歷條音條革金厄叶於栗反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封大也執之為贄以合瑞

于王也瑞玉也諸侯執圭朝天于執瑁冒之瑁與圭合則無偽淑善也交龍曰

旂鞞錄善猶美也箋云善旂之善色者也綏音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

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

韓為侯爵不當服衮但孔氏疏無衣引周

禮巾車註謂王子母弟出封者雖為侯伯而車服皆如上公以九為節也然又為特止於其身後世子孫

則各服其服是則不可曉者豈鏤刻金也馬眉上飾

周禮至此已變其舊而然歟

曰錫今當盧也鞞銖疏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鈎樊

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鈎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鈎膺見小雅采芑鞞去毛

之革也鞞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較音角見術洪

澳註以鞞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幘去聲覆式也字一作鞞又作幘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鞞銖疏幘鞞幘字異而義同玉

漆云有羔帶鹿帶春官中車犬幘皆以有
毛之皮為帶帶是蓋覆之名覆在式上也
也金厄以金為環纏搯厄轡首也
此章言其來朝而得車服之盛如此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音餞之清酒百壺其殼維

何魚白交反鼈鮮魚其藪音速維何維筍恤尹反及蒲其贈維

何乘繩證反馬路車邊豆有且子余反侯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

行而祖禮也歸而亦祖則尊其往而盛其禮矣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顯父周

之卿士也藪菜穀也筍竹萌也蒲蒲弱也蒲之弱在泥中白如

匕柄甘脆可食輯錄輔氏曰酒之多及且多貌侯氏
衆也穀之薄示儉也贈之厚示恩也

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

覲禮每以侯氏稱諸侯之來朝者註云不言諸侯言侯氏

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

胥相也或曰語辭

此章備言祖送之禮蓋以天子之命

而餞之也

○韓侯取

反七住

妻汾

反符云

王之甥蹶

反俱衛

父甫之子

反葉

里韓侯迎

反魚覲

止于蹶之里百兩

反音亮又

彭彭

反叶鋪八

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

反大計

從之祁祁

反巨移

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

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

郊公黎比

毗音

公也

小郊

比皆

地名

莒小

而處

夷黎

亦

蹶

父周之卿士媯姓也諸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媯之

皆有媯姓也

輯錄公

羊傳

諸侯

娶一

國則

二國

往媯

之

有姓則九女也

祁祁

徐覲

也

輯錄

劉氏

曰徐

言其

容飾

雲衆多也

此章

極稱

媯媯

族類

之

貴與

其從

媯之

盛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

于偽

韓媯

其一

相

息亮

攸莫

如韓樂

音洛叶力告反

孔樂韓土川澤訐訐

况甫反

魴鱣甫甫鹿

鹿嘯嘯

愚甫反

有熊有羆有猫

苗茅二音

有虎慶既令居

叶斤御斤

於二反

韓媯燕譽

叶羊茹羊諸二反

賦也韓媯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

訐訐甫甫大也嘯嘯衆也猫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

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

此則極稱其山川地利之廣饒夫婦

室家之和好也故又以相攸之善歸之蹶父焉韓

錄謝氏曰韓侯之宜室家皆宣王信任寵祿之恩也
詩人之意欲臣子知其所自無忘上恩竭智盡忠以
報國也輔氏曰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媯有以當其心

此章言韓媿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家齊而國治此固天子之所喜而

王朝之臣所贊詠也

○溥彼韓城燕

因有反

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

錫韓侯其追其貊

母伯反

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

實畝實籍獻其貌

毗音

皮赤豹黃羆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

也墉城壑池籍稅也貌猛獸名

輯錄疏云貌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

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

此召公指

康公言王命者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先王命之也

邢城楚丘之類也

此類皆非自築其城也

王以韓侯之先因是

百蠻而長

上聲

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

此王字則指宣王言蓋向

者先王以百蠻不可無長因封韓侯之祖為之長今宣王又錫以追貊而使韓侯悉長之則國益以大矣

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

也

輯錄解頤曰脩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脩其職業之謂以終首章之意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一章來朝而受天子之命二章既朝而得天子之賜

三章祖送而歸四章五章親迎以歸六章則因前人之封建增今日之土宇而使脩國中

之職
貢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叶他侯反

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

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

輯錄蘇氏曰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召

公率兵循江而下也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

輯錄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

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浙者是淮

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

土非联接之地矣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

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

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來是伐耳輔氏曰軍行如

此其氣銳其志專有所不戰戰必勝矣故次章即言成功

○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

方既平王國庶定叶唐反時靡有爭叶苗反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淮南

者四方之一也一隅有警天下不定故征伐淮南所以經營四方也既告成功則王國可定而王心可寧矣宜其急於告成也
下四句言告成之故

○江漢之滸

音虎

王命召虎式辟

音開

四方徹我疆土匪疾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叶虎委反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疾病棘

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

漢既平王又命召公

輯錄陳氏曰非謂宣王臨

闢四

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

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

以上四句述王命之詞輯錄履氏曰此章言徹法之事

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疾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

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正焉耳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

止也

四方亦指此一隅而言耳疆理至於南海亦辟四方之一也淮夷背叛外蠻隨之既伐淮夷則

疆理之功不得不然矣○此章因其成功蓋使廣之召虎果能承命而擴充之也蓋至此而奉辭致伐之事畢矣增釋許氏曰此詩三言四方皆指淮夷左右而言非天下之四方也此章言江漢之游王命召虎而曰式辟四方辭皆可見也曰疆曰理至于南海亦溢美之辭爾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叶胡反

無曰

予小子

叶獎反

召公是似

叶養反

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

康公與也翰榦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汝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許徧治其事以布

王命

此章再為更端之詞故集傳下一又字

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

為榦榦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

公之事耳

康公宣布政教在江漢之間今召虎征淮南繼乃祖之業耳故勉之如此使視王事

如家事以賦政之勞為述事之孝也能開敏女功發舒展布而力致其功則我當

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既陳忠孝之道以勸勉之復明報施之道以散

之動

○釐

力之反

爾圭瓚

才早反

鉅鬯

初亮反

一卣

音酉無韻未詳

告于

文人錫山土田

叶北反

于周受命

叶滿井反下同

自召祖命虎拜

稽首天子萬年

叶彌反

賦也釐賜卣尊也

輯錄羅氏曰爾雅彝卣鬯註彝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鉅鬯一卣者當祭之時

云卣中尊按爵人掌和爵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

乃在彝未祭則在卣 賜時未祭故卣盛之 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

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鉅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

周禮小宗伯註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故上公未賜圭瓚則璋瓚而已又告于文人而錫

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

不敢專也輯錄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又使往受

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

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

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既以慶賞之榮及乎爾之祖又以錫命之

意告於我之祖又使爾受命之寵得以比擬於爾之先祖賚予之意不一而足如此宜有天子萬年之祝

也○前以康公之佐文武者勉其功此以文王之命康公者行其賞以上三章皆述策命之詞此又以祝

頌之語結之也但三章告命在既克淮南之日四章告命又在始遣將帥之時此章告命則在疆理南海之餘振旅凱還之後也蓋以此章正發用錫爾祉一句又欲以起下章報稱之詞故其次第相承如此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叶虛反

作召公考

叶去反

天子萬壽

叶殖反

明明天子

叶契反

令聞不已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叶越反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

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

詞以考其成

成成功也昭錫命則見成功矣故曰以考其成蓋接上兩章召公召祖之榮而

以此結之也至此而穆公拜賜於宣王真如康公拜賜於文王矣

且祝天子以萬壽

也

刻其策命之詞及此祝頌之語蓋上韋天子萬年稱諸口而已此韋天子萬壽則刻諸策命之下也

古器物銘云邠

音弁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

皇考龔

音恭

伯尊敦

對音

邠其眉壽萬年無疆

邠周大夫名龔伯者

其父也尊酒器敦盛黍稷器也

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

壽耳

祝頌之語刻之廟器此其例也

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

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

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此承上韋之意蓋稽首而不足又昭錫命著成功以答稱之答

稱而不足又以萬壽祝頌之祝頌而不足又美其中
興之譽而益進之又思安集懷來之道而更以文德
勸勉之由上章賚予之意不一而足
故此章報謝之意亦不一而足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一章致伐二章成功三章復
承告命而大其功四章告命

出師五章告命行賞六章下報上蓋三章以
前既原始要終言之矣四章以後又原始要
終而重言之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叶音所

南仲大

音泰下同

祖大師皇父

音甫

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叶音汝

既敬既戒

叶乞力反

惠此南國

叶越

反逼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

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

輯錄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三公

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

我為宣

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

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

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

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

世功以美大之也

敬戒即孔子臨事而懼之意戎事飭矣而少慢焉則取敗之道也故

命之
如此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

反 戶郎

戒我師旅率

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反 象呂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

休父周大夫

輯錄程國伯爵休父字也重禁
之後漢氏曰程畿內邑在豐

三事未

詳或曰三農之事也

三農上中下農夫也緒業也戒
勿久留其地以廢農功輯錄疏

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
穀註云三農原隰及平地

○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

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

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

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

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皇父為大將程伯休父副之上言

既敬既戒此言不留不處蓋將驕則慢敵師久則病農其取敗之道均也以上二章為命將之時

○赫赫業業

叶宜却反

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

繹

叶蘇侯反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

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傳云作行也

箋云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緹連

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

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

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師行有度彼已
騷擾而不寧蓋

赫業有嚴之光聲有以震驚之是以彼之震驚自爾
也天子之威聞之而可畏者如此○此起兵在道之

也時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叶暖
五反

進厥虎臣闕

呼檻
反

如虢火

反

虎鋪

善吳
反

敦淮瀆

符云
反

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

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闕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錄輯

埤雅曰言將帥之勇發於忠義非激而怒之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

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出論德篇截截

然不可犯之貌截然以兵勢言謂王師所在其威可畏也○此陳兵徐土之時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鋪反

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叶越逼反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

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靜則不可驚動則不

可禦絲絲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

克不可勝也濯大也師徒衆威而律又嚴所以奮揚威武而大伐之也此用兵之時

也○淮南易伐淮北難平故彼以召虎將兵來求來鋪而遂克之此必天子親征而又大用其師如此然

後能取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反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

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古反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

○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

因以為戒者是也

此凱還之時也輯錄解頤曰首章言敬戒以見軍律之嚴卒章言允

塞以見王道之大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而來而同人以為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於是班師振旅而歸因以戒其武功之不可矜而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中興之功非威武不能致宣王所以中興者此詩可見矣

殷武之頌高宗亦然增釋許氏曰一章命

皇父主兵二章命休父為副三章言天子自將四章言戰伐五章言軍勢之威卒章歸美於王

瞻印

音仰

昊天則不我惠孔填

舊說古歷字

不寧降此大厲邦

靡有定士民其瘵

側界反叶則例反

蠹年賊蠹疾靡有夷屆

音戒

叶居反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救留反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蠹賊害苗之蟲也疾害

疾害苗

之夷平屆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

致亂之詩

輯錄奄人註奄精氣閉藏者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又作罔

首言昊天不

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人為之姦賊刑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邦靡有定指國論與國政言國

論不定故聽任得以偏用國政不定故刑罰得以偏用

○此章總言幽王造亂如此

○人有土田

女音汝

反有

酉由二音

之人有民人女覆奪

徒活反

之此宜無罪女反收

殖酉殖由二反

之彼宜有罪女覆說

脫音

賦也反覆

此言其威討刑戮之不當

收拘說赦也

此言其出入生死之不當

章正責幽王刑罰之偏以發上章罪咎不收之意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臬古堯反為鷓處之反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反亂匪降自天叶鉄反生自婦人

匪教匪誨叶呼反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

也臬鷓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

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

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

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臬鷓蓋以其多言

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直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賊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女

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此與十二章正責馮王德

任之偏以發首章蠱賊蠱疾之意輯錄歐陽氏曰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擇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孔

氏曰奄人防守門閭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思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札實遂能迷罔視聽愚主信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

○鞠人伎

反之

鼓

子念反

始竟背

音佩必墨反

豈曰

不極伊

胡為慝如賈

音古

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鞠窮伎害忒變也諧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

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

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辨窮人之言

輯錄

輔氏曰智則哲也辨則長舌也其心伎害而變詐無常韓鍊胡庭芳曰此章極言

婦寺之惡也鞠如鞠獄之鞠推勘窮究之意婦寺所以鞠人者其心伎害變忒而已既以諧妄

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去聲自謂其言

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此伎忒之常態也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

事非婦人之所宜與去聲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

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上聲其蠶織以圖之則豈

不為慝哉君子喻利則害於義婦人謀政則害於治

○天何以刺叶音何神不富叶方舍音爾介狄維予胥

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

用不富王哉用以也天何為而以禍亂責王乎神何為而不以威大之業富王乎若問詞也

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

王舍之不思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夫天

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過灾而不恤又不

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以其

之深也故不憂將然之狄患而反忌乎正言不恤已
然之天禍而且喪威儀賊良善顛倒錯亂如此宜乎
天譴神怒而致邦國之殄瘁也上二章言婦寺不可
聽任此章極言聽任婦人之言以重結姦賊姦疾之
意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國語晉獻公與驪戎

戰勝獲驪姬以為夫人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晉
以男戎勝戎戎必以女戎勝晉註云戎兵也言其禍
猶兵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
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咎優多幾近也

近者近於極也

蓋承上章之意而重

言之以警王也。憂悲之心邦國殄瘁故也。蓋承上章章末兩句而言。又以重結罪罟不收。

之意

○甯音必沸音弗檻音胡監音反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反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音古無

忝皇祖。式救爾後。同上

興也。甯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

也。○言泉之漢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

今日然也。此為事物有所從來之意。蓋然也。禍亂之

以源泉之深與憂心之久也。

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亂已如此而猶欲其改過遷善

以圖福是則詩人之忠厚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

息浪反叶桑郎反

瘼

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

亡我居圉

魚呂反

卒荒

賦也篤厚瘼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圍邊陲也

輯錄荒
虛也

○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此章
言天

禍國家使內外困窮如此輯錄通釋曰此詩刺王而
首言是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咎
者固為無所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灾
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意也

○天降罪咎蠢賊內訌

工反

昏椽

卜角
反

靡共恭潰潰回

通寶靖夷我邦

叶卜
工反

賦也訌潰也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

輯錄胡庭芳曰
指昏椽為言并

閭宦在
其中矣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

也回適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姦賊昏極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

此章推言致亂之由

○臯臯訛訛音紫曾不知其玷丁險反兢兢業業孔填已見上篇

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臯臯頑慢之意

輯錄頑不知道慢不共職

訛訛務為謗毀也

玷缺也

缺失也

填久也

○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

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

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此章言其舉枉錯直亦推言致亂之由也

○如彼歲旱草不漬

集註

遂茂如彼棲

西音

苴

七如我相息

反

此邦無不漬止

叶韻未詳

賦也漬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

輯錄苴釋文士加反

與植同 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漬亂也

此章兩設譬喻而言國家憔悴

壞亂如此以申首章之意輯錄嚴氏曰谷風有沈有漬漬怒也小是是用不漬于成召是草不漬茂漬遂也漬漬回通無不漬止漬亂也項氏云水之漬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漬怒遂之甚者為漬遂亂之甚者為

漬亂皆一理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䟽斯糶薄賈反

胡不自替職兄

音況下同

斯引

叶韻未詳

賦也時是疚病也䟽糶

音梓也

糶則精矣

䟽米一斗可得糶米九升

替廢也兄悅同引長也○言音之富未嘗若是之疚

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

如䟽與糶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

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悅引長而不能自己也二章三章

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進而不知退如此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仍叶諸反

溥斯

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叶姑反

比也

諸本作賦也誤

頻屋

輯錄箋屋猶外也

溥廣弘大也○池水之

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

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

用小人者禍亂

之本輯錄朱子曰看詩不須著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此其

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悅日益

弘大而憂之

上言其憂不替此言其憂益甚

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

乎小人致亂而乃相與容隱之則君子必將蒙禍矣此章又推禍亂之由起而憂禍患之將及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國百里今也日蹙子

反國百里於音乎音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臣

已反

賦也先王文王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王

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

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

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

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

馬召公宣布德化其流行之也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

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

小人之賈禍如此

又歎息哀痛而言

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

用耳

此章思昔者之用賢而歎今者之棄賢也○前篇欲其改過遷善則亂猶或可已也此則王之

惡終不肯改國之亂終不可救末如之何傷今思古而已矣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輯錄許氏曰一章懋

亂二章用羣小致亂三章小人排黜君子四章凋瘵無生意五章歎小人不知退六章慮

害及已卒章有舊德不能用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

以別小旻也

輯錄陳君舉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

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邠雅之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通釋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志也幽王無道而平王不復中興以平王之志也噫此雅之所以亡而秦離之所以降

為國風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文已曰庫

時經載介道

六十九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八